

牧齋有學集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二

序

贈谷愧莪序

客有問於余曰谷子愧莪游于子之門久矣谷子何如人也余曰其爲人也易直子諒好學強記不吐不茹斷斷倨倨如也縱橫葛藟口有觶而筆有玦排難解紛急人之阨甚于已當夫函矢交攻水火薄射辨者詘勇者困谷子揚眉抵掌片言立解已而掉頭徑去不復返顧谷子之去今人遠矣殆古之奇士也客曰信斯言也谷子當經奇自命胡以少爲書生老而

不少休尋行數墨螢乾蠹朽古之奇士固如是乎余
曰居吾語汝古之爲士者以經天緯地則奇以守先
待後則奇以謀王斷國則奇非謂夫矯尾厲角四目
兩口嶄狀自異而目爲奇士也官守職士守道士之
有經學也猶耕之有畔織之有幅也良農不失畔紅
女不失幅士羣萃而州處習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
焉是故士之子恒爲士士服舊德工用高曾四民各
得其所教化行而風俗美恒由于斯谷子則旣爲士
矣環堵之室一畝之宮離經而辨志讀書而續言循
其所以爲士者而老焉磨硯將穿退筆成冢丹鉛甲

乙著書滿家求其所以爲奇者而不可得也此谷子之所以爲奇也且谷子之說詩也不但勾稽訓故爲帖括之先資而已發凡起例大書特書一曰天子採詩之意二曰諸侯貢詩之意三曰太師陳詩之意四曰邦國朝廟歌詩之意五曰夫子刪詩之意六曰吾人誦詩之意循覽風雅檠棊始終兔園之冊蠅頭之卷三才五行之道隱約具焉谷子而不奇也烏乎奇谷子吳人也而家舊京于論鼓鐘于樂辟雍三百年人文禮樂于谷子之書有餘思焉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百世之仁也谷子而

非古之奇士也其將不得爲豐芑之周士乎哉谷子
曰琳也欲乞言于夫子久矣微客之抔我也無以發
子之緒言請書之以爲贈

贈別施偉長序

宋行都在臨安陳同甫訪辛稼軒酒酣抵掌縱談東
南形勝同甫霑醉解廐中駿騎馳去不復執別英雄
聚首歷落俊邁之氣可以想見野史流傳謂同甫把
持稼軒語厚有要取此奴婢市僧之語豈足道哉司
馬德操語龐德公妻子徐元直向云當就我德公談
不知三人所談何事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

下吾謂三分籌策彼三人當促膝及之而諸葛得聞其緒言惜乎班荆畫灰之語未有能傳之者也今年中秋棲虎丘石佛院僧牕隱几日抄首楞嚴數紙吉州施偉長不遠千里過訪映門窺之鬚眉落落照人坐而與之談知其奇讀叩竹數編籠挫天地鉤索物變抑塞磊落光怪側出則益奇退而自惟少壯輕俠屈指三國人才泊辛陳輩流輒掉舉思出其間今敗絮蒙頭煨飯折脚鐺邊偉長經奇男子視我如雞窠中老人撫摩歎息不亦傷乎偉長投筆從戎佐中湘戎幕指揮能事崎嶇嶺嶠突冒鋒刃身世鈞瑣心迹

盤牙輪囷離奇悉于詩文發之越裳狎柯作我綸邑
日入之部歸日出至夫豈其度滄蘭爲他人乎南枝
北戶彳亍前却何其憂煩鬱紆促數詘詰也崑銅告
我曰施偉長今之孔北海陳龍川也余嘗謂孔北海
論盛孝章書援引公羊大齊桓公之文磨切魏武異
時論漸廣此爲質的墓門征西寢舜禹之事文舉之
功偉矣龍川之書葉水心所謂夫子使執政召問何
處下手者至今炳烺天地間彼所論趙九齡次張之
徒得其一士可以方軌橫鶩而况于同甫乎狂烏冠
而似鳳脩蛇角而似龍士負不羈之才值搶攘之運

其與夫纖兒怪魁詭銜竊轡者誠何以霜降水落金
銷石泐茫茫禹跡是有北海輩流挽仰撐柱耳偉長
行矣聘名驥于脩途何所不至自今以往使幹才諷
說之士謂天不足于東南地不足于西北而私憂竊
歎者皆偉長輩之恥也秋風蕭肱魚龍寂寞游子何
之老人仍入雞窠中矣于是遂筆敘言抗手而別乙
未歲九月朔日虞山年家蒙叟錢謙益奉贈蕪湖沈
昆銅南昌徐巨源皆偉長一流人也出吾言脉之以
爲何如

贈別胡靜夫序

往余游金陵胡子靜夫方奮筆爲歌詩介茂之以見
予予語茂之是夫也情若有餘于文而言若不足于
志其學必大非聊爾人也爲序其行卷期待良厚別
七年再晤靜夫其詩卓朕名家爲時賢眉目余言有
徵矣今之稱詩者掉鞅曲踊號呼叫囂丹鉛橫飛旗
纛竿立撈籠當世詆譎古學磨牙鑿凶莫敢忤視譬
諸狂易之人中風疾走眼見神鬼口吞水火有物馮
之懜不自知已而晨朝引鏡清曉卷書黎丘之鬼銷
亡演若之頭具顯試令旋目思之有不啞朕失笑乎
靜夫屏居青溪杜門汲古不役役于榮利不汲汲

于聲名脩狀退狀循牆顧影其爲詩情益淡志益足
蜜通自娛望古遙集視斯世喧厯訾訾非有意屏之
道有所不謀神有所不予也嵇叔夜曰非淵靜者不
能與之閒止劉子曰客情旣盡妙氣來宅靜夫其將
進于道乎不徒賢于世之君子也靜夫屬余序其近
詩且不敢自是乞一言以相長余聞之古之學者莫
先于不自是不自是莫先于多讀書余自喪亂以來
舊學荒落已丑之歲訟繫放還網羅古文逸典藏弃
所謂絳雲樓者經歲排纘摩娑盈箱插架之間未遑
于雘誦講復也而忽已目明心開欣如有得刳火餘

物齋有學集 卷二十一
五
爐不復料理蓬心茅塞依怙昔我每謂此火非焚書
乃焚吾焦腑耳南海陳元自恨不學晨夕陳五經拜
之久之忽能識字蓋聖賢之神理與吾人之靈心熏
習傳變所謂如染香人身有香氣非人之所能與也
多讀書深窮理嚴氏之緒言也請以長子雖怙兎園
村夫子腐談長語古今神奇靈異不出于此非吾靜
夫弗敢以告也趣與靜夫言別聊書此以附贈處之
義少陵之詩曰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吾之有望于靜夫者遠矣它日將重序其詩文無累
書不敢恤也則請以斯言爲徵

贈程穆倩序

新安程子穆倩能詩能草書能畫能篆刻蕭森老蒼
迢朕有異眉宇淡古視下而念沉處治不媒進處亂
不易方余語穆倩吾行天下求見一異人不可得子
殆其人歟穆倩曰還何敢當異人蓋嘗見異人者也
少貧病憂歿遇異人于天目之巔摩頂慰我既壽而
昌且有千人口六譯七譯晉王之記中年得右軍金
剛六譯石本康強生子夫子目我有異殆爲是歟余
告之曰所爲異人者以其異于凡人也彼既異乎凡
人矣凡人安得而見之凡人而得見異人則亦未可

謂之凡人也閻浮提世界臭氣上熏于天八萬餘里
凡人喙腥吞腐沈浮屎尿獄中應真靈仙自在人世
彼安得而見之子之面目不爲閻浮提臭穢所抑沒
故異人亦得而見子子之爲異人不爲凡人也審矣
雖狀吾將有以開子子于般若之緣熟矣故異人以
六譯七譯昇子而懸爲之記子之能詩能畫種種世
智皆從般若智海中流出子能以是種種世智迴向
般若則種種世智皆淡重般若也華嚴法中圖書亦
正教量印璽亦是現量何言智慧輕薄哉異人者知
般若宿緣故以緣記弄引市兒以千金寶珠博搏黍

之飯人爭笑之康强多子人世間搏黍之飯而般若
尊重豈但千金之珠異人之識其不以此易彼亦明
矣昔人嗤王烈持洞章茫狀不能讀韓退之文其詞
曰我自屈曲住世間安得隨汝巢神仙夫以般若之
尊重七寶牀黃金牒之所守護子既不請而得之矣
顧乃茫狀羅縷比于下界之洞章可不惜哉凡吾所
言者皆異人懸記之所未及或引而不發懸其緒言
以待我也余凡人也身不得見異人而能知子之爲
異人又能發異人之所未言以開子狀則世之凡人
亦多矣安知其中遂無異人也耶

贈愚山子序

愚山子非地師也而以地師游人間人有與語地理則應嘉定侯廣成久殞未克葬愚山子歎曰安可使忠臣之骨暴露原野躡躑二千里相視吉壤絮酒哭奠而去既訪余小閣中指點烏目山來脉瞻仲雍齊女葬處不及他語余乃布席函丈而告之曰茫茫堪輿有大地理當明者二焉子知之乎華藏娑婆洋在佛典其近而有徵者南瞻部四國也傳稱南印度爲象主東脂那爲人主西波斯爲寶主北獫狁爲馬主吾爰攷之唯南東二主而已他非與也阿耨達池之

水自香山南大雲北流爲四河波流地下出積石山
爲中國之河源循雍南北徼與地絡相會
行而東爲中國之南河北河印度爲梵天之種佛祖
之所生脂那爲君子之國周禮之所化南曰月邦東
曰震旦日月照臨禮教相上波斯輕禮重貨獫狁獯
暴忍殺區以別矣安得曰葱嶺以西竝屬梵種鐵門
之左皆曰鄉旣指蕃例爲國將黠梵亦濫名南
國之鄰于西也南之胄也九州十道並爲禹迹燕代
迤北雜處厥後茹血衣毛奄有中土孤竹
咸事剪除皆馬國之雜種幽冀之部落東之偏于北

也東之刼也南居離位東屬震明爲陽國西北則並陰國今儼狀稱四主焉何居陰疑于陽必戰易之所以有憂患也此大地理之當明者一也唐一行謂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乃至東循塞垣抵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乃至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也自晉以前秦雒爲中夏淮楚爲偏方南紀微而北紀獨尊自晉以降幽并則神州陸沈江東則一州御極北紀潰而南紀猶在雲漢升降之氣會地絡而交列宿者其